

马秀英、齐亮伉俪共铸红岩魂

□ 袁代奎

马秀英 1923 年出生于忠县石宝寨坪山坝，9 岁丧父，伯父马玉之（马识途之父）哀矜鞠养，对她和其姐葆英关爱有加，视若亲生。姐妹俩幼时就读于印山小学，后考入忠县县立初级中学女生部第 6 班。1934 年至 1939 年，马玉之在洪雅、大邑任县长，在成都购房供眷属居住。1938 年，马秀英姐妹俩转至成都树德中学读书。1939 年，任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从湖北撤到成都，住在家中，常同兄弟姐妹议论时政，抨击国民党政府，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理论，马秀英深受启迪，追求真理、向往革命。

齐亮 1922 年 1 月出生于河北蠡县，又名燕生，化名陈世荣、李仲伟、赵玉洁，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与从事学运的马识途结为好友，曾任西南联大党支部委员、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和昆明学联主席。

1943 年，马秀英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她在党员同学王琴舫、冉正芬、李惠明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参加了川大“文艺研究会”“海星歌唱团”等进步学生组织和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反对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运动。1947 年初，四川省委青年组秘书齐亮来到成都，住在马识途家。马秀英同齐亮相识后，十分敬佩他的学识和人品，齐亮也喜爱勤奋好学、思想进步的马秀英，并经常关心她、帮助她。二人志同道合，从友情发展到爱情。同年秋，

齐亮化名李仲伟，任重庆江北区工委书记，以志达中学英语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

1948 年春，马秀英离开广汉女中，来到志达中学任文史教员，并经齐亮和区工委委员王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革命培育人才。同年 4 月，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秀英、齐亮于当年 6 月转移到成都，并结为终身伴侣。1949 年 1 月，二人被叛徒、特务逮捕，押至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其间，齐亮撰写了《支部工作纲要》供难友学习。马秀英被关在女一室，同室有江竹筠、李惠明等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

人。她们把监狱当作大学，共同拟出《社会科学二十讲》《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学习提纲，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对关押的革命志士实行大屠杀。1949 年 11 月 14 日，齐亮、江竹筠、李青林等 30 名共产党人被集体杀害于电台岗垭。同年 11 月 27 日，马秀英在大屠杀中殉难。

伉俪共铸红岩魂。马秀英、齐亮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六、七岁；他们的遗体安卧在烈士墓中；他们的英名和青春靓丽镌刻在英烈墙上；他们的理想和精神，传承千秋万代！

（作者系县政协退休干部）



清 明

□ 付德军

水洁山净万物苏，日晒秋田清明天。
子推割股尽丹心，文公赐柳怀忠臣。
停火禁烟过寒食，慎终追远拜故人。
祭扫习俗源流长，文明节日永传承。

（作者系马灌镇高洞社区居民）

开云见天愈荆楚

□ 成守敏

莫可名状冠状病毒，道在人为将其诛。
春暖花开观赏季，光风霁月万物舒。
难以逆料来防控，揽名责实成绩殊。
取长补短中西医，心照不宣全力堵。
若释重负心愉悦，向若而叹令外服。
阳关大道朝前迈，花辰月夕光景物。
自由自在闲随意，开云见天愈荆楚。

（作者单位：县农委）

战“疫”颂

□ 刘国桢

当新春的钟声即将敲响，
多少亲人行进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间，
荆楚大地瘟疫猖狂，
武汉、黄冈、孝感、潜江……
疫情的警报已经拉响。
关键时刻，
人民群众有力量。
你捐医用防护服，
我捐口罩体温枪，
涓涓细流汇聚成爱的海洋；
北京、上海、重庆，
台湾、澳门、香港……
华夏儿女迸发出爱的洪荒。
不是吗？此时此刻，
白衣天使、人民警察，
还有奋不顾身的解放军战士，
正和全国人民一起，
坚守在抗疫岗位上。
有他们，
武汉固若金汤；
有他们，
祖国山河无恙。
亲爱的祖国啊，
请一定奋发图强，
也请坚信多难兴邦。
美哉！我白衣天使，国之脊梁！
壮哉！我三军将士，举世无双！

（作者系黄金镇桃花村人）

母亲走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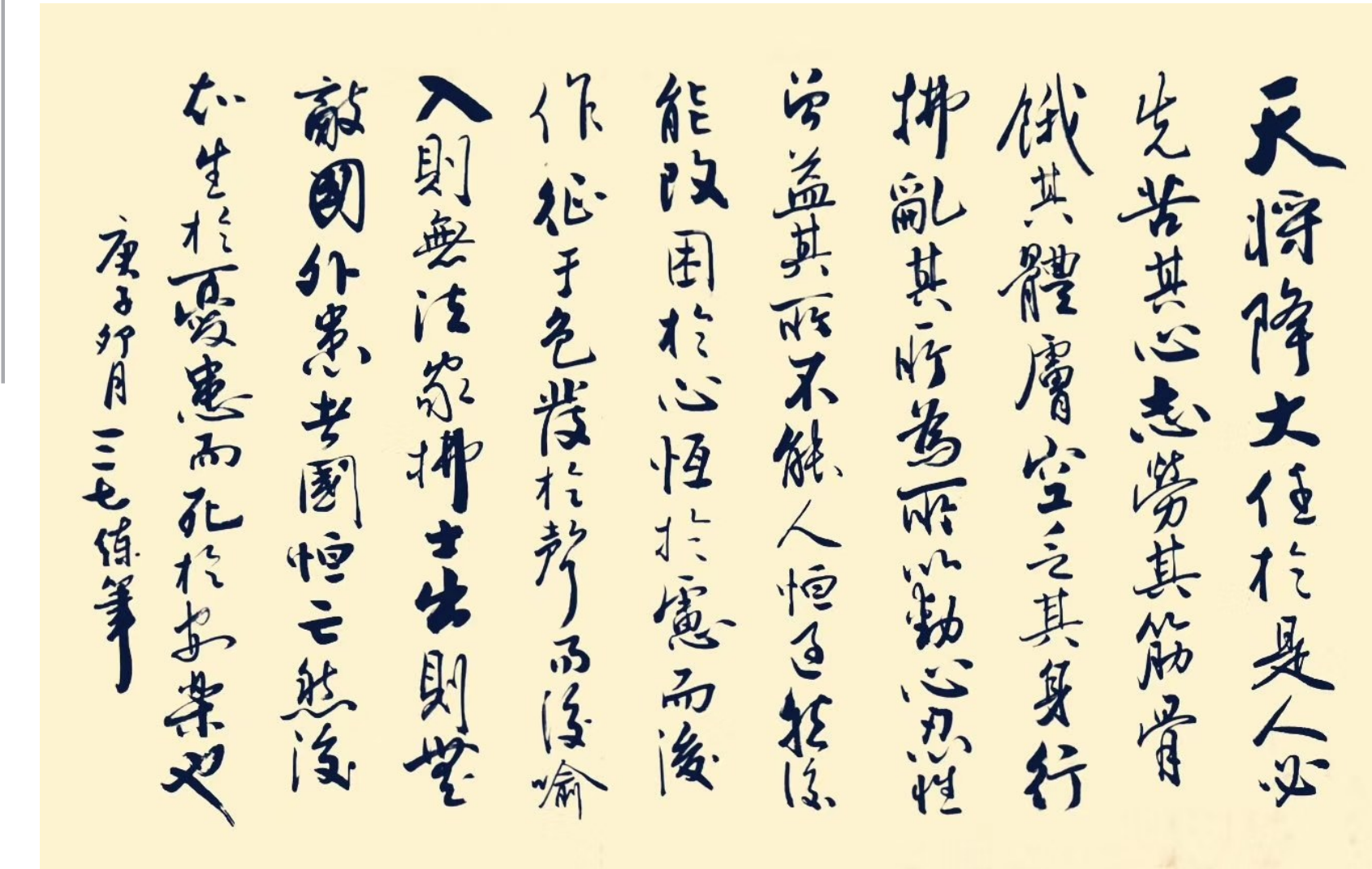
□ 向建国

母亲走后
光阴开始慢下来
门前的树绿了又枯
似乎这片区无人留意
真实与幻境之间
随处可见齐腰深的青草
鸟鸣悬在干燥的空气里

无数个失眠和醒着的日子
父亲踉跄着走向山丘
他坚持着，脚步声很轻
他不愿交谈，却和星辰
化作一束磷光，把满腹心事
落在雾气缭绕的荒草坟头

母亲不知道，漫长岁月
父亲守着余下的日子
怀揣一颗依偎的心，每天
将一把思念缓缓地吞下去

（作者单位：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孟子·告子下

□ 戴三七（作者系忠县籍人士）

盐 战

（上部 摘录）

□ 李浩白

二

“碧松风”茶馆的丙字号雅间里，一位青衣白衫、丰神俊雅的中年文士正拿着一把不大不小的绸面折扇，轻轻地拨弄着杯中清茶上面袅袅升起的水汽。在他的折扇挥洒指点之下，洁白的水汽一会儿拉长如仙鹤，一会儿转圆似灵龟，一会儿扩散若宫殿，一会儿又聚拢像莲苞。他如同一位技艺极其熟练的魔术师，正以水汽为道具表演着千姿百态的戏法。

恰在此时，房门“咚”地轻轻一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打在了门框上。中年文士却恍若未闻，毫不在意。



被称为“猎风”老师的中年文士，其实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特别代表陈永锐。他的身份是极其神秘的，在中共最高层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而且，他还是黎天成这个“特别党员”唯一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这时，他连眼皮也没抬，只淡淡说道：“原来你在国民党特训班里训练出来的身手，就是随处拿来卖弄的。”

黎天成的脸色微微一红：“好几天没见‘猎风’老师了，徒儿就是想和你逗趣一下。”

陈永锐手中的折扇“哗”地一展一扇，茶杯上的白汽倏然散尽，浮露出他那张清癯而沉着的面庞来：“看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修为境界，你还要尽快养成才行！”

黎天成说：“看到‘猎风’老师来了，我就知道我不再用天天写‘伪八股’受闷气了。”

“你也知道有事要发生？”陈永锐的目光斜斜一掠。

“昨天上午，八路军驻重庆通讯处已经在机房街 70 号正式对外

挂牌办公了。这个月以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进行了重大机构调整：第一处，即党务调查处，已从实质上划分出来，独立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常务副局长，即将对外挂牌办公；第二处，即特务处，就地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戴笠任常务副局长，也即将对外挂牌办公。这三大‘主角’都已上台，难道这‘戏’还不开幕吗？”

陈永锐面无表情地递上话来：“你还说漏了一个‘主角’。一周前，日本特高课也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设立了间谍窝点，对外挂的牌子是‘梅乐美’歌舞厅。”

“日本鬼子可真是附骨之疽！我们转移到哪里，他们就‘咬’到哪里。”黎天成用右拳一擂桌面，“你们怎么不把它端掉？”

陈永锐轻轻摇着折扇说：“留着它，后边自有用处。”

黎天成摆了摆手：“‘猎风’老师现在说话越来越玄乎了。”

讲罢，黎天成从怀里取出一包香烟，递给陈永锐：“这里面有国民党‘佛山特训班’的学员名单。他们将来会被派往陕北执行潜伏狙击任务，对我党威胁很大，请你及时转告给上级。”

“看来国民党对我党始终是贼心不死啊！”陈永锐接过那包香烟很谨慎地收好，向他关切地问，“你到这里来，一路上可还安全？”

“‘猎风’老师，我一路上很小心，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黎天成十分自信地回答。

“你经过上清寺大黄桷树下的烟摊时，没感觉到什么异常吧？”陈永锐再点了一下。

黎天成的心弦骤然一紧：“怎么？那个烟摊是……”

“那个烟摊就是戴笠设在那里的一个‘暗哨’，专门监视上清寺附近国民党中央党部各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入动静。”

“哼，这个戴笠，居然敢对他们自己的中央党部下这样的黑手！”黎天成恨恨地骂了一句。

“你放心，他们并没察觉你有什么异样，也没派谁来跟踪你。”陈永锐右手一伸，把自己面前的那杯茶轻轻推给了黎天成，“这杯茶是我给你先倒的，已经温了。谈一谈你在党员训练处里收集到的其他情报吧。”

（未完待续）